

T9297/3122b

4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 194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書法部

篆隸書 草書衆體附

君書要語 叙頭屈玉鼎足垂金

寶泉小篆贊

隸書 秦時奏事繁

多篆字難成 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書斷

篆隸自小篆散而八

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 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

隸以下吾不欲觀

郭忠恕法書苑

灑翰銀鈎連

杜

作大小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作玉筋篆

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更八姓無出其右者

畫中濃墨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螭舌火反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匾法非老筆不能相山野錄

隸字之始 以下係隸書

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二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書斷

隸文尚書

曾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尚書序

刻碑競摹 以下係篆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十餘兩填塞街巷

勢若游龍

羲之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隸書素扇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踰子敬器雅過之

書戈字法

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戠字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填之常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師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書所可擬仰觀聖作惟戠字戈法頗逼真上深歎公藻識書斷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徧

虞褚薛魏

以下係草隸

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渴驥奔泉

唐徐浩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絹素寫

裴行儉草隸名家帝以素絹詔寫文選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曰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周之六書

以下係衆體

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周禮

衆體之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此篆之始秦既用篆奏事事繁多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或曰程邈囚獄中改籀文省為隸字上之始皇大喜免其罪此隸之始上谷王次中作八分篆法二分隸文書斷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佩鴈集又云二說皆非書有二體蔡伯皆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曰八分此八分之始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書斷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盛行于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離圓蕪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張懷瓘書斷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則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張伯英因而轉精巧下筆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遺此草書之始晉衛世傳蔡邕見皇都匠人施聖第遂創意焉此飛白之始雜跡集

論八體

秦燒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帝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父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說文

又論八體書

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書斷

論八分書

蔡文姬曰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法書苑

論六文八分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藁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鴈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倒殫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蛟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分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論四體書

晉衛恒四體書勢成黜黜點狀以連珠絕而不離

論真草行三體書

東坡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玉筋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入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矣當時議言

者亦皆輸伏之且謂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
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
人其道不工篆而識其點畫嘗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
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壁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壘飛
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
得見其亦間得去嶧山道路異物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史
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留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
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蛇駭解
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視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
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
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頰塵容侵暴日久攝芻圻裂玉

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爰耶予
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
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
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
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
爲子日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于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
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旣卽世是字寶入地
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
固爲門戶見覩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
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頰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
循而不止強止畱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

謬詞曰

斯去千年水生唐時水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水

陽水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仁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當痛孔壁遺文汲

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六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維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徑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爭歿無恨矣陽水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濫先大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理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德壽堂
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
事伏惟去就之陽水再拜

文飭篆銘

蘇子瞻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
汲冢魯筆周鼓秦山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
篆主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
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 哉
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 此

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劔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萬金蛟龍蟠拳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
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
逢李潮逾月來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爾何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
柰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
賀諸侯劍佩鳴相磨鬼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
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
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

有缺割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
追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
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
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曰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
豈多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祗載數駝駝薦諸太廟比郃鼎光
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洪都
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剝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
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一作夫老於事詎
肯感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着手為摩挲日銷月鑠
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趨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
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
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孫莘老求墨妙亭

蘇子瞻

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墨尚雲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
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
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
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
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書靜聞登登竒蹤散出走吳越勝
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
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草書

羣書要語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法苑

詩句筆飛鸞聳立草罷鳳騫翔杜贈汝陽王總角草書又神速

杜贈姪勤北風古樹折巔崖蒼煙寒藤掛絕壁山谷草書歌

古今事實

章草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今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書斷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

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書斷

隔行不斷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法書苑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

匆匆不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

韋仲將謂之草聖衛坦傳

比崔杜方羅趙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時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三輔決錄

一臺二妙

衛瓘與索靖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灑墨成字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成篆隸科斗之字拾遺記

一筆環寫

呂向之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然號連綿書

張顛草聖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懷素書蕉葉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一瘦一肥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國史補

草書有悞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法苑文與可言見蛇闕而草書長志林

貴變其體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楮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竝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號楊風子

楊風子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謂之楊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主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為隸書以崇簡易百官異任事業並厲

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螭或行或還頽阿那以羸羸歛奮豐而桓桓及其逸游騰響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結棠棣融融反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紫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崩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違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鯉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聳基頰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于常度于是大才之英蕙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分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

華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藝于縑素垂百世之壯觀

非草書

趙壹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
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繁冗戰攻竝作軍書交馳羽檄分
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書
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齟齬以上
苟任涉學者廢蒼頡史籀竟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迺獨就書
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
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才博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焉專
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
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
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工拙亦效頰者之憎醜學步
者之失節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寧而守固雖外
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
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
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蔽者也往時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精一作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歿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散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評草書

蘇子瞻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章草千字文

黃魯直

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書自作草聖後

黃魯直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德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

乃似之

跋米元章草書大字

范至能

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

古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
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
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後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
張王後誰竝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揚
公拂篋筭舒展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草書歌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
盡山中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殘麻素絹排數
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
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
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蛟龍走左盤右蹙如驚電勢
同漢楚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
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題王逸少帖

蘇子瞻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

飾欺有龔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慢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
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
作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

戲答趙伯克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

黃魯直

平生飲酒不盡味五鼎餽肉如嚼蠟我醉欲眠更遣客三年窺
墻亦面壁空餘小來翰墨場松花兔影傍明窓偶隨兒戲洒墨
汁衆人許在崔杜行晚拏長沙小三昧幻出萬物真成狂龍蛇
起陸雷破柱自喜竒觀繞繩床家人罵笑寧有道汚染黃素敗
粉墻誠不如南鄰席明府蛛網鎖硯蝸書梁懷中探丸起九死
才術頗似漢太倉感君詩句喚夢覺邯鄲初未熟黃梁身如朝

露無牢強玩此白駒過隙光從此未明書自卷自公退食一

香

飛飛白

又見御書門

羣書要語闕

古今圖書集成

蔡邕始作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
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亦勁大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
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按漢靈帝嘉平詔蔡邕作聖
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皆待詔門下見役

人以望篇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闕其體有二朔法於八分窮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書斷

子雲飛白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飛白蕭子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
張延賞于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詵詵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為飛白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作三百點 見御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與可飛白贊

蘇子瞻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隸篆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

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碑刻

羣書要語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而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

陸龜蒙野廟碑 舊碑斷折其半仆地 韓文

詩句欲覽碑上文昔侵不堪讀 李白 响嘯山失神禹碑字青石

赤形摹奇 韓 倉苔字滿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 王建題恭碑

古今事實

杜預碑

杜預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漁清諸水以浸田萬頃衆庶賴之號曰召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亦不達物理 陳正獻題齋閑覽

羊枯碑

襄陽百姓于峴山羊枯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蔡邕碑

上虞長度尚弟子鄆邨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嘆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草堂碑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韓出寺碑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温子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

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王泉子

推倒淮西碑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赦段文昌別撰芝田錄

近捨皇甫

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為從事裴討淮西賞賜鉅萬盡捨以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裴婉詞謝之因請湜為之文湜歸飲斗酒乘醉揮毫立就明日挈本獻之文字古恠裴甚竒之因以寶車名馬噐玩之具約千緡令小將就募酬之湜怒叱之曰多謝

今公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會與顧况爲集序
外未嘗輒許人其碑約三千字每字三疋縮更減不得裴聞之
笑今依數誦之湜受之無媿色

碑作矻石

唐楊瑒仕至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
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

立奸黨碑

崇寧初蔡京爲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于天下州廳長
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
不忍鐫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
恐後世併以爲罪也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昔太師顏魯公爲湖州牧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跋
本而龜護頂有螭拏躡噴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
湖州無所稱立罷守歸朝載而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
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
直到湖心頓止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
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卽日以酒脯奠神
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後典州吏於州之九
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未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

爲九江驛之碑焉嗚呼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綉桌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石不能言豈無其寃故吊之嗚呼繼世生哲詎無賢今將覩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

集古錄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復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歿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此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噐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篤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

家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
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
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
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
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
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瘞鶴銘

歐陽永叔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
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
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
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
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
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按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
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

西清詩話

跋石鼓文

歐陽永叔

右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
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
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
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廼足其文可見有

四百五十六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竒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記傳不載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可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跋唐中興頌碑

歐陽永叔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竒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旣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

古詩

立碑

白居易

勳德旣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旁碑銘動悉太

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貨為文彼何人想見下
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乃傳後代疑有石
蒼苔字安知是愧辭

觀究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畧已聞其風中年見二
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
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
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與人同歷數况有歸敢
有貪天功集什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云第一手未有百世公
廟器刻料斗寶樽播華虫絕懷弁服士酬獻鳴琤瑤插架一萬
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絃基酒頗闕供向來一辦香敬為曾

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吾老
不可待露草濕寒菴

書磨崖碑後

黃魯直

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讀中與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沙石
刻豈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
西萬官奔竄鳥擇棲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
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
瑤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
雨為洗前朝悲

題磨崖碑詩後

潘耒

公從浯溪春水船繫船啼鳥青崖邊次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

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真晚謬乾坤付與歌奴手骨肉何傷九廟
焚蜀山騎驃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
蒼皇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賁
胡虜南內淒涼誰得知人間稱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顏真卿去
年不荅高將軍去來讀碑淚沾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賞邊功
寧有許不殺奏章猶未語雨淋日炙字未訛千秋萬歲所鑿多

讀中興碑

張文潛

王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
王蜀中老金戈鉄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
雨洒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歎水部
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遺二子傳將來高凶百丈磨
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增歎慨當
時數子今焉在君不見荒塘渚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讀中興碑

張安國

繡紉兒啼思塞酥重床燎香驅羣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
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竒
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盤擎與天齊北望
神京淚雙落只今何人老文學

律詩

題中興碑詩後并序

范至能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
可以槩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人復發明呈露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安
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

三頌遺音和者稀半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
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
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詩話

毀司馬墓碑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荆南作
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羣公楊綰登朝天下喜斷
碑零落臥秋風謂此也

史莫敢近獨有一匠

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歿其碑

元賜精忠粹德

泊宅編

雷擊姦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日爲雷所霹張山人有
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雷轟薦福碑

見談命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 終

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一 和父 編

金陵 唐宣 子和 刊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瓦硯 水滴附

羣書要語 硯研也 研墨使和濡也 釋名 弘農陶泓 韓毛穎傳 石

虛中字 居默南越 高要人也 詔度方圓 中心坦然 隱遁不仕 因

採訪 遇之 端陽拜 卽墨侯 與宣城毛元 銳燕人 易玄光 華陰楮

知白 同出處 文嵩作石 虛中傳 薛稷封硯為石 鄉侯 龍鬚志

觚稜 金爵 競託 岩堯 玉女 胡人 爭來 睥睨 又云 昔之 藏

歌蓋舞庇日干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
而却伍瓊瑤吳融古瓦硯賦

可硯寒金井水杜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上星坡玉德金聲寓

於石坡文章忠義老研磨坡硯中旗影龍蛇動夏文莊片墨磨

穿三寸石唐詩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山谷

贈張文潛

水滴官硯玉蟾蜍杜

古今事實

少同席硯

漢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及帝即位彭祖
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驂乘

端涵着筆硯見著書門

歛焚筆硯見文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見祖孫門

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
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楊休以錢三萬得之硯譜

磨鐵硯

五代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
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硯可呵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直如此之價
也客曰硯以石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檐水

纒直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 筆談

不持一硯 見清廉門

硯久不洗

呂正獻公著燕居凝塵蒲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
滌亦不問也 家塾記

銅雀古瓦 係瓦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以為硯貯水數日不滲 硯譜

得玉蟾蜍 係水滴

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 或云袁盎 得玉蟾蜍一枚腹空容五

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 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硯譜

蘇易簡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
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裹之故自嶺表迄
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
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鸚鵡眼脉
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
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然乃下
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
後歷又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
同猶建安產茶比比北苑壑源去沙溪數十里而優劣差殊然岩

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鸞睛在
內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泪眼形體畧
具內外皆白謂之歛眼活眼勝泪眼泪眼勝歛眼歛眼勝無眼
鄭熊云端溪有斧柯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
過三四指一兩呵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
之 歐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
訛爲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眼爲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
爲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 唐彦猷
云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鸚鵡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
者乃以爲石病吁可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惟上巖有
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
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爲價
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眼尤
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覩也或云取石祭以中牢故老云無之
又云石有金線爲美正其病也 蔡君謨云端石瑩潤惟有鉞
者尤發墨歛石多鉞唯贖理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歐永叔云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
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龍尾在端溪上而
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家藏古硯銘

并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
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

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天
乎其為用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乎
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天數也非鈍銳
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
為此而勿為彼也銘曰

鼎硯銘

蘇子瞻

鼎有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几不倚嗚蟲隕昇喪厥喙羽淵之化
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
戲銘其臀如幻詭

龍尾月石硯銘

蘇子瞻

雲妻兮霧殼石宛宛今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
灰魄忽玄雲之霍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蹟於
簡冊照千古今如在耿茲月之不足

端硯銘

蘇子瞻

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
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端硯銘

蘇子瞻

千夫挽縷百夫運斤篝火下緹以出斯珍一噓而泣歲久愈新
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父龍尾硯銘

蘇子瞻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殼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四 五 德壽堂
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味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
緻而玉熙寧中太原王願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味
然其產不富或以黠黠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
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頰之賊涵清泉閔重谷聲如銅色如鐵
性滑堅善凝墨弃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
非相待為誰出

鳳味硯銘

蘇子瞻

帝規武夷作茶圃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喙瓊玖玉乳金
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
售黑眉黃眼爭研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跋婺源硯譜

范至能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冗塞已數年大木生
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薄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
者亦治為硯縱橫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
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為貴端石絕品猶
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味硯銘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
灘石那得度龍尾前一時譎語非確語也

東坡作鳳味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圃胡仔曰武夷山未
有茶茶出北苑名鳳山石亦頑燥非硯石詢之士人未嘗

以為硯方悟坡公為人所誑若劍浦黯淡灘有十種石黑
眉黃眼人以為硯鳳味必此灘石也然去武夷遠矣

茗溪詩話

古詩

眉子石硯

蘇子瞻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闌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
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窓碧腸斷浮雲遠山色
書生性命何足論苦費千金買消渴通來喪亂愁天工滴向君
家書研中小窓書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
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謝寇十一惠端硯

陳無已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也只如作齋書生活計亦酸寒斷塲半

瓦寧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

容江河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

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没人投深索千丈探領適遭龍

伯睡轆轤拖出萬人賀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樣供翰墨十

襲包藏百金貴北行萬口更衆日寇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

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似憐陶瓦磨竈煤較贈不減前人志

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龜玉韞櫝與無同錦衾還

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當有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敢書細字注蟲

魚要傳華嚴八千偈

律詩

謝唐秀州端石硯

劉禹錫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窰
下豈天然玉螭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此日慵工記名
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古詩 以下係古瓦硯

銅雀硯

梅聖俞

歌舞人已歿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深耕玉質先骨
朽松棟為埃輕築緊風雨剝堦和鈔膏精不作鴛鴦飛乃有科
斗情磨失沙礫麓扣知金玉聲初來畎畝下遂側几席清入用
固為貴論古莫與并端溪割紫雲空負世上名韓著毛穎傳何
獨稱陶泓倘以較歲年泓當視如兄

許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長句 陳去非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陰
却寄書林汗纈褚豈如此瓦凝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孟翁已
去玄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質雲生
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樸滿本弟昆趣向
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笑韓公無瘞文

律詩

相州古硯瓦

王介甫

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
名動世人

詩話

歛石有數種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四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蠶吐蠶抽銀忽雲絹裂斷擲殘繻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骨故令王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硯譜云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歛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于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端石佳品

硯錄雲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李長吉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利抱水含滿唇暗灑長泓冷血痕東坡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石與水爲入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
雜著 以下係水滴

水龜銘

傅玄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
申請寫素經緯羣言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張安國

素王西狩麟筆削昌斯文茂陵一角獸妙語聞終軍壯哉筆硯

間英姿欲摩雲名參龜龍瑞威掃狐兔羣豈獨濡毫端正可清
妖氛會當侍君王玉殿清夜分轉寫胸中竒恩波被無垠

筆架

羣書要語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釋名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

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說文貽我彤管 詩刀不利筆不鈔宜加砥

削之 楊子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

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光之翰用之

者必被朱綉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傳子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

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

乎筆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鬚羊毛狸毛羊鬚胎髮然未若

兔毫 曾類說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蹟矣 上義之筆經薛稷封筆為毛刺史 纂異記宣城

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 文高作傳

詩句筆出狡兔翰 文選落筆四座驚 杜筆補造化天無功 李賀

古今事實

始製筆

秦蒙恬製筆 博物志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也世

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 崔豹古今注

蕭何刀筆 見書簡門

簪筆

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其忠謹

投筆

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管有三等

湘東王著書忠孝事以金管書之德行以銀管書之文章以竹管書之

筆落於地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吳志

夢筆如椽

晉王詢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大

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詢草

夢五色筆見文章門

夢青鏤管筆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因日進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蠅集筆端見蠅門

製筆見字學門

潤筆見文章門

斲筆王粲事

焚筆硯並文章門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令宮嬪十人各執牙筆呵之令白遍取書字

筆諫

不擇筆

並見字學門

筆耕

見文章門

狸筆象管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通自矜重以狸毫為筆覆以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筆塚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十甕甕皆數石後

瘞之號退筆塚

尚書故實

詩贈筆工

羅隱喜筆工長鳳語人曰筆文章貨也吾常助子取高價即以鴈頭戕百福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安用毛錐

五代漢史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回耐呼我為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寶貞固第弘肇厲声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筆床

以下係筆架

梁簡文答徐螭書特設書幌乍置筆床筆四管為一床也

北戶錄

石架

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雨無差

天寶故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 靚世傳當殷時居山中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婦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者一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狻謀而殺之靚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燕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用不牙衣褐之徒缺口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毫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軍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隨其人雖後見廢弃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事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
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体方罷穎與絳人陳
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噫笑曰
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
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
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
孫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

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得見幸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筆說

蘇子瞻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
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于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
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志林

藏筆法

蘇子瞻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
百枚用水銀粉一錢匕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
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志林

筆叢銘

張敬夫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王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贈筆工吳說

蘇子瞻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亦困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書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立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然又在海外舊所賣筆皆腐敗至用雞距筆獐劣如魏元忠所謂

駢窮相驟脚挂燈者今日忽于叔靜家用諸葛筆驚歎乃爾

藉耶

跋蔡藻筆

朱元晦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

始用兔毫

程泰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占詩

鼠毛筆

蘇叔黨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
猫奮鬣雜霜兔插架刀槩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語時來得
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紫毫筆

白居易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採爲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土名
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
盼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姦邪
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

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
彈失儀慎勿空將

錄制詞

林爲之送筆戲贈

黃魯直

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銑澤毫心或粗糲功將希粟
尾拙乃成棗核李慶縛散卓含墨不能洩病在惜白毫往往半
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難曲折時時一毫亂乃似逆梳髮張鼎
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爲之街南居時
通鈴下謁晴軒坐風涼恠我把枯筆開囊撲蠹魚遣奴送一束
洗硯磨松煤揮灑至日沒蚤年學屠龍適用固踈濶廣文困藜
塩烹茶對秋月略無人問字况有客投轄文章寄呻吟詩授費
頰舌閑無用心處雌黃到筆墨時不與人游孔子尚愛日作詩

當鳴鼓聊自攻短闕

律詩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山谷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
勤勞足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戲詠猩猩毛筆二首

黃山谷

桃榔葉暗賓郎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巧言語故應來
作管城公

明窓脫帽見蒙茸醒看青鞋在眼中束縛歸來儻無辱逢時猶
作黑頭公

謝送宣城筆

黃山谷

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來
得市中無謾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
手不將閑寫吏文書

筆架 係筆架

劉彥冲

刻畫峰巒勢尸功翰墨餘鎖窓閑晝永高臥數中書

紙

羣書要語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釋名 會稽褚先生 韓毛穎傳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褚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匱 纂異記 既

作契以代繩今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則卷 傳咸紙賦

漢官儀以紙為番為幅為枚 北戶錄

詩合高文擲綵牋杜巴牋染翰光杜剡藤開玉板坡洛陽紙價頗能高杜麥光鋪几淨無塵坡

古今事實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作帛其字從中縑貴而簡重並

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白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楮皮為縠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

侯紙

洛陽紙貴見賦門

與紙九萬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乞牋紙庫唯有九萬枚悉與之譔林

用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紙譜

造側釐紙

張華獻博物志製側釐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貍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表側因以為名

造銀光紙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丹陽記

受紙百番

唐杜暹為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心一百時人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薛濤牋

唐蜀妓薛濤造松花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為便號薛濤牋

烏絲欄

霍小玉取珠絡縫綉囊中出越姬烏孫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

生援筆成章

異聞集

古今文集

雜著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剡溪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柝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

於地方春且死絕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歛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

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榮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
言輩誰非書刻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
而刻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刻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
生於刻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
之過莫猶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闕
予謂今之錯爲之文者皆天闕刻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
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刻藤而已予所以取刻藤以
寄其悲

古詩

次韻王炳之惠王版紙

黃魯直

王侯鬚若綠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紙惠我百信知溪
能群玉鳴砧千杵動秋山累糧萬里來輦轂儒林丈人有蘇
公相如子雲再生蜀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小楷
多傳樂毅篇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歸掃蘇公門乃令小人今
拜辱去騷甚遠文氣卑畫虎不成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
掌殺青司記錄雖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榮半菽願公進德
使見書不敢求公米千斛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黃魯直

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
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宮
錦惜無阿買書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鬢羞白想當
鳴柝砧面平枕根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瘴衣腥膩北

歸客君侯謙虛不自供胡不贈世文章伯一涔之水容牛蹄識
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鉤學楷法至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
敢虛辱煮泥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
樽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筆謝風塵已無商頌猗那手請讀南
華內外篇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王介甫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吒今樣魚網肯
數荊州池霜統奪色賈不售虹玉喪氣山無輝方船穩載歎天
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
入寄金穀地方執陽筆磨切螭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
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許窮奇咨予文章非世用書

鏤空爾糜米脂揮毫才足記姓名竊學又耻從師宜師宜官南陽人工書

晉右軍贊云師宜懸帳之奇今去官字祖晉贊也忽忽點污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為辭

篇終有意責趙壁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
以秦為雌

律詩

李貞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可竝繭淨雪難如莫惟殷勤
謝虞卿正著書

蜀賤寄弟 韓浦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

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云

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
脩五鳳樓

墨

羣書要語墨晦黑也 釋名 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 相墨

經 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總減半寸者萬金不換 同上 梁朝以墨

為螺為量為丸為枚 比戶錄 絳人陳玄 韓毛穎傳 子墨客卿 相

如賦 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邵平童事 纂異

錄 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

詩句 墨出青松煙 曹植樂府 遠致烏玉玦

古今事實

月給隄糜

漢尚書令月給隄糜墨大小二枚

贈墨一丸

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稱越

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

顧野王輿地志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筵於缸中墨一斤以好

膠五兩浸糝皮汁中糝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

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

別治細篔都合調下鐵曰中寧剛不宜滓檮三萬杵多益善合
墨不得二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湮溶見風日破碎重不
得過二兩 太平御覽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贈石墨二螺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
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賜名龍香劑

唐明皇一日于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隱而行帝叱之即
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

造墨致富

王方翼燎松丸墨為富家

以頭濡墨

張旭每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池水畫黑

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以墨灑人

婁師德居夏官選人填委紛逐爭進至灑墨不去

佳墨乃書

裴行儉每日楮遂良非佳墨精筆未嘗輒書

磨墨數升

見為文敏速門

李廷珪墨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

名家超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紋仁
宗宴羣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有雙脊龍樣尤為佳品澠水
燕談
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父子墨不以為貴後有司更造
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給廷珪父子墨至宣和
問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墨說

蘇子瞻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履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
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
將磨子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五為

光緒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廷珪墨見遺形製類此墨
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
是真耶志林

貴黑而光

蘇子瞻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因為棄物若黑而不
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
睛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
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志林

古詩

孫莘老寄墨

蘇子瞻

徂徠無老松胞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熟萬

軒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畫永玉殿明
房櫳金牋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嗑嗑雲騎出奕奕龍蛇縮此中有何
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喻糜給尚方老手善
編刻分餘幸見及花落一歎赧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齧齧瓦池研竈煤辜管書柿葉近者唐夫
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窓洗硯坐蛇蚓稍
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

蘇子瞻

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長寸玉痴人畏老
必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澗畫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
不足且將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贈潘谷

蘇子瞻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
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
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姪妍一朝
入海尋李白空見人間畫墨仙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
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
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
之蓋跪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和舒教授觀所藏墨

蘇子瞻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鷺腥臙汗方几莫年却得瘦安西身厭家
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願與兒童爭愠喜秦王十八已龍
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說能工此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障麓猶堪鄙一生當着幾兩屐定心肯爲微
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
雖未罄壘先耻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且鉏理作書寄君
君莫笑但覺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余萬竈松煙何處使
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
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
詩當大笑寒窓冷硯冰生水

古墨行

陳無已

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
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玉亦裕陵
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
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嗚呼世不
乏奇乏識者耳敬爲平甫卒無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
外非良質潘翁拜跪磨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
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
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適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
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雲入長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
知玉盃人間見夜光炎炎衝牛斗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

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
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
堂揮翰手

詩話

墨磨人

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
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
可凄然云 志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四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禮樂部

禮儀禮

羣書要語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語注 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卦 謙以制禮 係辭 曲禮曰毋不敬 曲

禮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諭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

軍蒞宿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

志壽堂梓

莊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曲禮夫禮

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

不懾曲禮禮釋回增夫質猶則正施則行禮器先王之立禮也

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同上禮者猶體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同上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運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歿詩禮義廉耻謂之四維管子牧民

詩句頗聞延諸儒破訟作時禮由谷

古今事實

祭祀之禮

禮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汗尊杯飲猶可以致敬鬼神

嫁娶之禮

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本記

軍賓之禮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通用

三代之禮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秩宗典禮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天地人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周公制禮

專文類考別集 卷之十五
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 明堂位

修五禮

舜修五禮 注吉凶軍賓嘉辨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注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天敘有典勅我五禮五惇哉

孔問禮

孔子謂南宮叔敬曰吾聞老聃博知古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家語老

子提提仁義滅絕禮學吾無取焉耳 楊子

愛禮存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叔孫綿葛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功或拔劍擊
柱上患之叔孫通說上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
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吾不忍為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弟
百餘人為編葛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曰吾能行
乃令群臣習肄會長樂官成諸侯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不震恐肅敬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出
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無 宣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
之為貴也

議禮如聚訟

曹褒上疏具陳禮之本童帝拜褒侍中班固京師諸儒多能說

禮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
名為聚訟帝令黃門持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
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
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

以曲禮為曲 見師生門

縱禮茂禮

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魏記 阮籍屢嘗歸
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正觀開元禮

玄齡魏徵與 官學士因隋之禮增為正觀禮 元宗詔王

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是為開元之禮

宋朝之禮

開寶間命劉溫叟撰開寶通禮 全體是開元禮 慶曆間命賈昌

朝撰慶曆新禮天聖間命王皞撰禮閣新編政和則有五禮新

儀 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

漢儒儀禮 以下係儀禮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
之說 前藝文

河間王獻禮

漢興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淹中而河間獻王好愛古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無取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曰 回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 正義

徐蕭傳授

孝文時徐生以容音日頌 為禮宮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

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授戴德戴聖謂之五傳

弟子 正義

今文集

著

讀儀禮

韓愈

既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

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

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

人之制度即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

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

朱文公所編儀禮條目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 冠義附

士昏禮 昏義附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 射義附

燕禮 燕義附

太射禮

聘禮 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 及義祭紗附

禮記次篇

曲禮內則王藻少儀投壺深衣

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

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

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

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

五篇為一類

右問伯恭三禮篇次已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儀禮問答數條

儀

定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

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

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

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此

小朝聘燕享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七禮來增加

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

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

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陳叔亦盡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
戰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有箇文字

問祭禮附祭義如說之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
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
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饌食若天子祭使人有初間祭腥等
事如此謂建設朝事燔燎膾膷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
則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

說天子處皆編出

儀禮是古今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陳
三制月令內則是成書好要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

少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
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
一書

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仲舒仲舒之文
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常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
如何說到這裏想為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后人作禮記
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胡仲明云禮運是子游作
樂記是子貢作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人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作禮記了然尚有零碎

好處

四先生禮

明四先生禮曰二程楊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
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相遠是七分
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則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
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伊川知禮

東坡見伊川主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
熟彼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難也不消如此說人
必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理會
喪讀喪禮亦
居喪方始來理會

樂

羣書要語天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

禮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尚書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

臣壞角亂則憂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

者皆亂迭相陵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樂記八音者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鍾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

土為塤皮為鼓木為柷五經通義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

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

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

貌曰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
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漢書煩于淫聲悖煙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
句 曷道者誰于叩商者何樂韋誰把碧梧枝刻作雲門樂孟
帝作人應石忽為宮別商

古今事實

黃帝之樂

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莊子又作雲門大卷**注**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也

帝王之樂

典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

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夔典樂

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書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獸蹌蹌則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
尹允諧同上

古樂新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以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鈞天廣樂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
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有神遊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二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史記

季札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盛德其蔑加於此矣 左襄廿九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後世淫樂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樂記

漢之樂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籥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唐之樂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恣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

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
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
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霓裳羽衣

元宗卽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
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
聲益緩

宋之樂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爰等考
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
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凡定樂公

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鎮作律尺合升斗夏區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
定黃鍾而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旬賜
齊有加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
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及復相非終身
不能相一

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舜武王之樂

朱元晦

按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

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比出耳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與
夫摠下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
韶自是不同 話錄

造律起於黃鍾

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
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
以律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分爲寸一黍之多積而爲
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
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
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

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爲表重
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亾
別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
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藏於無
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
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焉矣 唐志

論樂之君臣

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
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天
樂有十六箇十六固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
聲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徒宮爲之商則是商聲高似

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
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朱子語錄

律以中聲爲定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若謂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律不得中
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
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帝時卽有五
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皇帝神聖
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
和唐太宗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梓久長矣云如此議
論又似在樂不在德也朱子語錄

詩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白居易觀舞聽歌
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鉞黃鉞定兩京
擒充戮竇四海清一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卽帝位三十有
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
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
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
殺身含血吮瘡撫壯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
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
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
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江南遇天寶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
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
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
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
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薰煮溫湯源。
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
冬雪飄飄錦袍煖，春風蕩漾霓裳翻。
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
幽土人遷避夷狄，湖龍去哭軒轅從。
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歿盡一身存。
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
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霑雨露恩。
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
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
紅葉紛紛蓋欵瓦，綠苔重重封壞垣。
惟有官中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別集十五卷終

